

qdrbxueyuan@163.com

主编 崔燕 王璐 艺术 张升远 审读 朱胜保 排版 韩淑华

邱华栋

九月青岛

青岛的蓝天白云大海互相映照：蓝，白，蓝这纯净的颜色，就像是青岛人的眼眸所映现的：天地之间，一座人的城市满载千万人的梦在涛声中安稳航行将欧亚大陆的触须深入到太平洋。在东部亚洲青岛已张开翅膀，奋力向东，向北，向南也挂念着西部

在飞翔。是的，青岛是飞翔的大鸟也是大陆的一只脚伸向大海。而海水和城市互相问候以飞鸟的行迹，把每一个音符写在大船掀起的浪花中驶向时间的深处。九月的风和五月的云会合浮山湾和汇泉湾在交谈那未来的大海中央青岛，在远景中生长和浮现。

这是青岛的九月。秋天里莫奈花园的睡莲在墙壁上盛开房间里的静谧呼应着窗外树叶的喧哗合奏着灵动的玛祖卡让诗人停下脚步，在太平角驻足瞭望台风止息的消息。八大关的红房子、白墙和绿窗还有海鸥与青鸟，构成了这个诗歌节日里的调色板。穿五色衣服的人们

将秋天绘制得一片斑斓让诗人们的诗句变成激越的浪花，到处奔腾却绝不破碎，被瞬间的记忆永远地定格。这就是九月青岛远方的纷乱衬托出青岛此刻的诗意与安宁祝福青岛，就像祈愿一只神鸟牵引着身后的辽阔大地在彩虹里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编者按

文学海洋，诗意图。日前举行的“首届青岛诗歌节暨国际海洋文学周”活动集结了当下汉语诗坛豪华阵容，邱华栋、欧阳江河、西川、臧棣、韩东、路也、薛庆国等15位国内一线文学家助阵诗歌节。他们“提亮”了青岛的诗情画意，亦用各自的原创诗歌致敬一座城市，为青岛留下一份浪漫的诗意图备忘录。

臧棣

青岛的海简史

照你的说法，其他的姿势都已落伍。世界的休息只剩下一种可能：海躺在海里。蔚蓝的气息浓郁在你的四周，将人的秘密浸入看不见的水中。海中的海很近，对旅人来说，青岛的陌生恰到好处。时间的波浪在蔚蓝的注视中仿佛已经凝固。海是海的塑像，主动于你能从海的寂静中获得一个立体感。记忆的色素锥立般，耸立于蔚蓝的反光。愉悦多么蔚蓝，而你很可能将不避讳在此如繁星的非人的颤音中第五次使用蔚蓝一词。重复多么蔚蓝。命运的果然甚至更蔚蓝。海鸥的出现虽在意料之中，但依然像从秋天的目录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它们的鸣叫像明亮的雨滴从时间的另一边，不断汇入从昨天黄昏就开始飘荡的钢琴声。海躺在海里。一瞬间，时间的辽阔因此变得很可能。

高建刚

节日去崂山

我们来是要把崂山搬回家的这是儿子的要求，我答应了我们漫山遍野一步一步把它捆起来花岗岩上的天空、黑松、溪水、飞鸟和大海拦住那朵逃匿远处的白云我们越捆越多，人越来越高爬上“崂顶”，太高了无限风光吓住了我们仿佛我们将融化其中

回到家，满身的崂山把我们压成散架的骨头饿得到处找食物家里变得空无一物我们笑着，满嘴嚼着冰糖的石头

韩嘉川

崂山缝隙里的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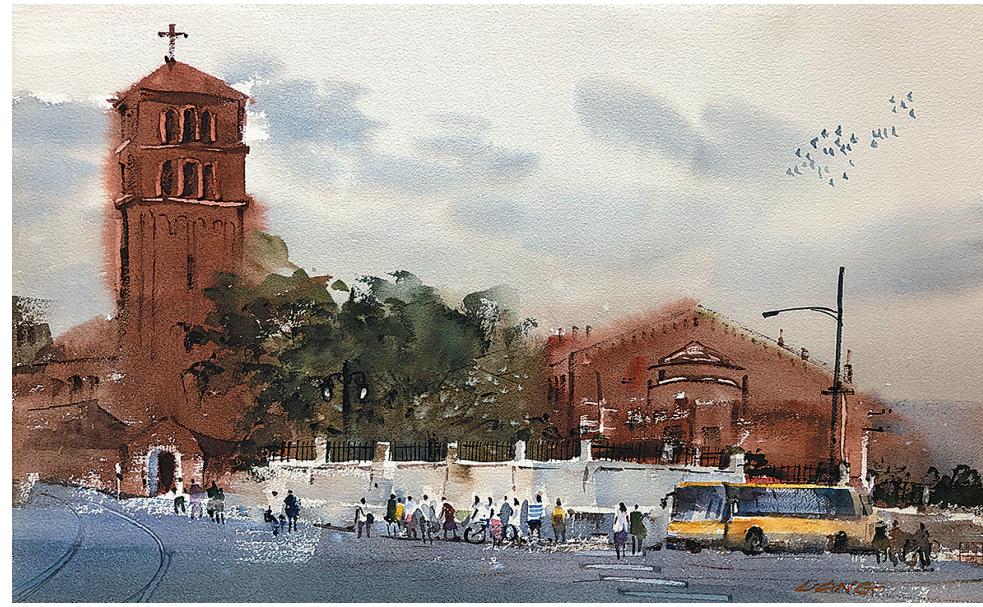
都市的缝隙透露了崂山那边的海湾。嚼碎风浪的潮汐，吐出一道细碎贝壳的沙滩。有渔船牵着白云驶向海岸。日子在鳞次栉比的楼厦间瘦了，高层阳台晾晒的鱼，暴露了崂山那边的海湾。不是有意的……岩石与黑松林斑驳的山色，足以让眼睛失语；而暗红房瓦的渔村，隐僻在山坳。一条鱼的海，熏染得午后茶歇，有了腥咸的味道。不是五维空间的相隔，只是一座崂山。褐色山石与绿树丛，肯定还有山泉和飞鸟。在城市高度上的下午茶间隙，一条鱼的海岸，有狗吠的巷道，有女人的庭院和贝壳碎片的海滩。繁忙的码头靠满了渔船。潮流涌涨着山那边的海湾。不是有意的；更不是脑补。都市华贵的高层空间，午后阳光折叠的百叶窗，暴露了多重维度缝隙里的鱼。

欧阳江河

老青岛

二十年前的天机神造哪是量子男孩掐指可算的幽灵的眼，输入计算机也是闭上的有手，也摸不着一灵万身的鸟群手的茫然心事，将身外世界变得沾染，像是灵中所见

鹤止步，这追风人的落叶纷纷啊二十年的省略，所能企及的是谁呢？



《青岛街景》 水彩 梁修熙

只在乎他出门的时候不是谁

敲门声如盐如铁，门后面的声音拖长了影子说：抱歉，查无此人退信人的原址几经拆迁，落座处原貌已非原神，一脸大海从鱼腹深处，从空镜子往外涌出海鸥是轻盈的，但波浪变成铁打的

西川

青岛散句

作为蜻蜓，我曾两次降落于青岛，仿佛它是荷花。
不，我到过青岛在我出生之前：我爸读过这里的军校。
旧军舰。旧港口。咸的巨浪听命于甜的春风：郭老有面子。
老人石居然没能老到让我看它一眼，我没有面子！
面向59岁的大海，我悟通未满25岁的大海永难复现。
城里，良友书坊之外，不知身在何处者几乎是我呀。
不知身在何处者几乎是一伙：老舍、沈从文、闻一多。
我同意我推荐青岛代表所有穿西装的同胞如何？
殖民地建筑中，那穿长袍读科幻者若非怪咖便当自有胆略。
而远处崂山，修仙者痴对仙云的无时间，成就妄想之美。
而远处面向未来的始皇帝轰隆隆走过。

罗维

古堡与水滴

这里除了悲伤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我凝视着从音符中升起的蜿蜒轨迹尾随它潜入了属于古堡的时间

那是没有时间的空间：鱼鳞般的树叶投影模糊了一块砖与另一块碎石的缝隙书柜中透出的那一束光勾勒出无数尘埃的轮廓混沌从此变得具体

蝼蚁正啃食着油画画中女子只剩下了一只眼睛

刺鼻的酸味穿透玻璃

是木地板上滚动的精美香水瓶

打开它

呈现出另一个时代的黄金

一片盛开在莫奈花园墙壁上的星空

不知名海域的一颗水滴

或者解放一个屈死的幽灵

玛祖卡的旋律将我推入昨日的回忆

它用起伏的音符编织出了一个美丽的过去

不确定又真实无疑

枣红的双墙，良友的墨香。

海军军官俱乐部的黑胶唱片

正以七十八的转速与时间摩擦 耳边低语

我用指尖推开白布停摆的指针你曾见证过这一切？

吟游诗人的呢喃

画中渗出的呻吟

为何如潮汐般重复地出现又消失

落下又升起？

画中葡萄般圆润的眼睛

散发出了刀刃一般的寒气

此刻的我

如此怀念属于青岛的那个夜晚

和另一个、另一个、每一个不同

因为波浪中伫立的

是诗人与灵魂的

倒影

张毅

崂山三叠

在丹道上，他完成炼虚合道修持。此人“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

崂山自古神奇，每块石头都有故事。每片云都有传说。每滴水都带仙气。如果生命能羽化，我哪儿也不去，只想变成一页崂山石，静立山谷之间。

2

黄昏临近，夕阳在岩石上闪光。飞鸟驮来晚霞，镶嵌在树与树之间。万物寂静，圆月是挂在夜空的浆果。

两只斑鸠逆风飞行，羽毛从空中落下。山前房子是石头垒的，褐色或暗灰色。有人在屋前点燃树枝，炊烟缓缓上升。狗与狗互相追逐。有个男孩背着柴草从山坡走来，他的脸仿佛是一块石头。

那个褐衣女子，发辫插满路边的野草。她下山的样子，让我想起多年以前的景象。我突然闻到一股香气，在空中弥漫。那也是个深秋，在相同时间和地点，一个女子从山谷走来，她们的影像在时光中重叠，但却不是同一个女子。

3

我认识一只白鹭，它住在一条河边。白天，溅起阵阵水花，晚上溅起一片月光，在时光的幻境里。

一天，白鹭在窗外低声叫着，我知道秋天来了。每到秋天，白鹭就要飞往南方。我蛰居崂山多年，始终不舍离开，因为河边有只白鹭。

白鹭每年都要离开这座山谷，然后回来。这样的情景已有多年。不久，那只白鹭开始迁徙，它掠起的水花，在河面久久不散。

我看见过它飞过大海的过程。那时，海面有一艘货轮。白鹭和货轮，一个在空中，一个在海上，它们并行了很久，然后在夜空消失。

我知道它会回来，永远与我相伴。

蓝蓝

致青岛

高铁在海面上奔驰
在崂山陡峭的石头小径奔驰
沙子聚拢成鸟，而阻隔就是道路
——高铁开上良友书坊
1901年铺来的台阶——

困在梦里的那架飞机还在滑翔
在蓝色大海的腹下藏匿
在夜半无人的码头，跃上海岸

很多人在这里留下签名：
房屋、街道、骄傲或耻辱
我留下了我的——但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第二次

我请教的是大海褶皱里的深渊
被一群瞎子带走的孔明灯
也许我能找到它，在某天拂晓
星星燃烧后的灰烬中

至于太平角，莫奈花园深夜的楼顶
诗人们举杯又停，倾听香港西路
一头毛驴从不知悲喜的肺叶里
对海风发出的嘶鸣

直到它的四蹄踏进这行诗
直到万吨轮试图卸下所有的台风
远海上，千里岩岛孤零零的灯塔
依旧在浓雾中寂寞地转动——

失眠的旅人倒出鞋里的沙子
祈祷一场新梦把所有礁石带出
没顶的恐惧，在晨光的真实里俯身端详
青岛那惊人秀丽的面容——

从两座遥不可知的高铁站之间
在一張机票尚未化作
泛着泡沫的星云之前……